我乡我土

在 河 之 洲

□高文松

一队人马,沿着黄河的走向蜿蜒前行。老鹄在头顶上旋了一圈又一圈,且飞且鸣,声声撕心。当他们来到新安与孟津交界处时,长者停下脚步,放眼望去,大河自西天漫卷,缓缓东流,夹岸生新,层林叠翠……

老人们提起早年山西洪洞大槐树那次移民,总是饱含悲怆。

几百年间,河水涨了,大家就往山坡上靠;河水退了,有人又搬回到了岸边;也有人干脆在坡上安家……他们追着太阳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守着亘古不变的生活习性,经过历代繁衍生息,沿岸村庄早已星罗棋布。

故乡新安盐仓便是散落在黄河故道上一个原始的村落。

现在想来,古人选择依河而居,不仅是生产生活的需要,更重要的是打开了与外界的联络通道。

事实上,在西汉时期,黄河就有了漕运。那时,华北平原的粮食、山西晋城的食盐等物资都是通过漕运的方式运往各地的。黄河上游河床狭窄,水流湍急,漕船由水势较平稳的下游进入峡谷河段前,必须建立码头、卸载、仓储、更换船只,河北岸是陡峭的山崖,只有这里地势相对平坦,又仅距洛阳25公里,是建立漕运仓储的理想之地。

一时间,船来船往,舟楫相接,卸货的、装船的、拉车的,一派繁忙。黄昏,河面上守船人的灯光,像瞌睡的星星掉落在河里,眨着惺忪的眼睛。离岸不远处,店铺林立,酒幡飘动,南商北客,不同口音的人在这里歌舞笙箫、觥筹交错,卸下劳累,铺陈出好大一片夜场。

那一年,洛阳考古队为配合黄河小浪底水库建设,对库区文物进行抢救性发掘。我回到故乡,站在汉代漕运仓储遗址上,竟看到了埋藏千年的时光!向北望,黄河涛声依旧,不见当年匍匐在山间的纤夫,只有铿锵的船工号子在耳边萦绕:吼声震裂邙山头呀,嗨嗨!惊涛骇浪把穿行呀,嗨嗨……

如今,在下游不远处,一座雄伟的大坝,横卧南北,河水无奈地在此徘徊,默默蓄水,曾经的村庄慢慢滑入水底,山峦从水面缓缓升起,形成无数的岛屿,高峡平湖,照着天光云影,也照着绿树青山。

尤为一提的是,黄河儿女的家国情怀,为了黄河的长治久安和生态安澜,他们响应国家号召,再次搬迁。

小浪底水库下游100公里,北岸,共饮一河水的焦作孟州、温县人民张开双臂,迎接来自上游南岸的移民。安置地政府划出最好的土地,科学规划,连片安置,统一标准,选址建房。

国人安土重迁,对故土有着无尽的眷恋。安置地政府体恤移民恋乡情结,除了保持原有的建制、村名不变,还修筑了一条长28公里的沿黄大道,把20多个移民新村联络起来,命名"移民大道",让远离故土的乡亲们看得见山、望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。

今年夏天,我来到孟州移民新村,探访至亲厚友。

汽车行驶在移民大道上,车窗外,一幅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徐徐展开:宽阔的街道,绿树成行,两旁的路灯杆上,挂着"福"字红灯笼,把移民的日子映照得红红火火。不时有轿车在村中穿梭,小游园里,绿植、花卉生机盎然,人们悠闲地散步、聊天、运动。

客自故乡来。乡亲们围了上来,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在多年后变得苍老和陌生,满脸的皱纹里藏不住生活的惬意。双方都很面熟,急忙喊又喊不出名字,等我自报姓名之后,对方的手在额头上一拍,随着一声"啊"才恍然大悟,彼此拉近了距离,有了前所未有的亲切。

"爷儿们,五黄六月,抢收抢种,往年少说也得折腾个把月,身上不脱下几层皮就不叫虎口夺粮。现在,从种到收全是机械化,几天光景,收了麦,种了秋,腾出空闲时间还能外出打工。"

"在老家,沟深坡陡,出门就爬坡,现在,上地干活都骑上电动车了。"

"你随便进哪家,都能感觉到生活在改变。"

"小浪底水库水位升高了吧?"

"水位退下去时,能看到村庄的样子吗?"

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,聊得亲切。

午饭在堂哥家里吃。老嫂子干活麻利,也做得一手好茶饭,三下五除二,荤素搭配、色香诱人的饭菜就端上桌,堂哥从冰箱里拿出啤酒,娴熟地打开。

"三个孩子都在外搞运输,各家都有小轿车,日子过得滋腻,我和你嫂子除了自家十来亩地,又承包了一些。今年,孩子们让流转出去,死活不让种。我和你嫂子商量,留下几亩吧,种了一辈子地,一下子闲下来,心里空落落的。"

提起现在的生活,堂哥格外激动。

离开村子,乡亲们一直送到村口,走走停停,停停走走,关于老家,关于移民新生活,好像有说不完的话。

我告诉乡亲们,咱们的家乡都开发成生态旅游区了,国家非常重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,现在水清岸绿,新修的生态廊道像一条玉带,缠着河,绕着城……

一个村落的变迁,是对一段历史的总结,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篇。乡亲们的欢声笑语里透着新生活的惬意,也有着对故乡深刻的记忆。

百合花开满山野 马立 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83 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 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: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人物风貌

奇人唐老师

□庄学

唐老师是我的群友,没用"马甲",在群里很少冒泡,一冒就是大泡。似乎网络上有个套用句式:不会写小说的中学语文老师,不是好的中文毕业生。于是,唐老师就写小说,原想一篇即罢,不承想,唐老师刷新了这个说法,此句式延伸出去——写不出百万字的小说,就不算长篇小说作家。于是,唐老师灵感泉涌,接连喷薄出好几部长篇小说,部部精彩。

把写作对象当成一个有趣的灵魂来窥视,就会发现许多奇妙之处。唐老师低调,就是个白面书生:个子高高的,着装板正,白皙的脸上戴着一副黑边眼镜,掩饰着他灵动的目光,文也,质也,彬彬也,一举一动显得格外老成木讷,可是坐下来说起长篇小说,论起文学主张,那是不紧不慢力求字句准确且滔滔不绝,从远古人类的吆喝声,到明清小说的世俗性,再到近几十年……对了,他和朋友一起酝酿了十年的话题,有一天忽然由飞翔的思维蜕变成了一本物质性的书,书名是《洛阳古今小说概览》。唐老师值得佩服吧!这足以说明,唐老师的木讷只是他的一种表象,才情在他的胸中澎湃。

唐老师的勤奋,那是不显山不露水,一旦出水,就是一朵朵莲花。一部四五十万字的《凤凰鸟》刚读罢,还在回味,马上七十万字的《伊水秋声》又摆在了面前,紧随其后的《火烧红椿寺》也出版了。最近,五十万字的《我就是那块云》也即将付梓。听说,数十万言的《少年玄奘》写作正在进行……可是太招人羡慕嫉妒恨了!

其实,他总说自己工作忙,无暇顾及构思小说;总说,我白天理性思维,晚上转到文学形象思维上来的时候,哈欠也紧随其后;总说,我在积累素材、我在构思、我在时刻准备着……可是唐老师永远在行动上高人一筹,我等只有"掩面下",汗!

有人说,唐老师是个好老师、好儿子、好作家。唐老师是带高中毕业班的老师,忙且尽心尽责,那是必然的。好儿子更是必然,嵩县老家的母亲有病卧榻不起,每到节假日或者学校的寒暑假,唐老师就会奔驰在回老家的路上,尽人子之孝。写出那么多质量上乘的长篇小说,自然也可以称之为好作家。

所有的事情,唐老师都要努力做到完美。可是,他的精力是如何分配的?他写作构思的时间从哪里来?他比我们多一个头?多几只手?我就设想,他伏案写作,可能就在你我的休闲娱乐和觥筹交错中。时间嘛,挤一挤总是有的。和唐老师相比,他人所有的开脱之词,都好像太阳底下的雪糕,化成一摊子水渍。

只有那些熟悉唐老师的人,才知道他为了锥子破囊的那一天,在年轻时期的大山里,就已经作了准备。那些年,他沿着当年李自成走过的路,把栾川、嵩县、卢氏走了一遍,在山野羁旅中寻找关于农民起义军的传说;那些年,隆冬的正月里,独自一人夜半坐绿皮小火车到宝丰,寻找马街书会上民俗文艺的传奇;那些年,在行走中,他住过山村,也住过挖矿人的小窝。走着走着,一片乌云遮顶,下雨了;走着走着,风吹云散,天晴了;走着走着,一部部长篇小说就流淌出来了。

奇人者,天下少有者也。同样的人生、时间,成就悬殊,只有奇人才有可能得到命运的更多垂青。所以,我们说,奇人唐老师。

流年碎影

两箱说明书

□郭德诚

那天打扫卫生,我见阳台上有两个纸箱,灰头土脸的,装的是啥?拂去尘土,打开第一个,里面竟是一摞摞说明书,摆得整整齐齐。

有录音机的,有洗衣机的,有电视、冰箱、空调、手机的……林林总总,啥都有。这里"辈分"最高的,是一本双卡录音机说明书,是本小册子,边缘已发黄,有些页面上还画有波浪线,读得认真,可见一斑。也有摊开像地图一大张,折叠成长方形,正反面都印得密密麻麻的说明书。最多的,是手机说明书,一本本,有的如小拇指般厚,现在看一眼都头晕,过去阅读,那可是心情激动、两眼放光,找到一个新功能,跟发现新大陆似的。还有好多说明书,像电饭煲、电水壶、电脑、跑步机等,都原封未拆,连同发票、保修卡装在塑料袋里摞在一起。

这是一段生活档案。好些物品,虽早已灰飞烟灭,但档案里,有浓重一笔,波浪线便是佐证。有些落差之大,颇有戏剧性。比如25英寸彩色电视机,如今上门收购价50元。我说这都好好的,人家说,正是因为好好的,才50元,不是看收你那么多废纸箱,最多45元。电视,倒是借了废纸箱的光。还有手机,智能的10元,普通的5元,我七八个手机,也就换了一碗羊肉汤,当然,还多少加了点儿肉。

如今,纸质说明书很少看了,一是家用电器越来越多,成了老手;二是网络发达,到官网一搜,有视频教程,有客服解答,还有截图、音频,简单明了,用不着逐字逐句去抠,另外还有社区、论坛、各种群作为补充,立体全方位。

第二个纸箱,里面是我的"说明书",都是些求职简历。最早的是表格,一张纸、一栏栏填写得很清楚,一目了然。这些表格有的是从用人单位或人才市场领来的,是应试用的;有一些,是自己制作的,多页的,彩色打印,封面考究,内容也丰富多了,这些,多是主动投递,自我推销式的……这些"说明书"整整齐齐地排列着,用从简装到精装、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,记录着我过去的求职经历。

过去求职,是点对点,没有横向联系,如今,不仅点对点,而且点对面,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网络,人人都占据一个生态位,向世界发出自己的"说明"。求职,不再限于一城一地,这里发出需求,可能外地就会有回应,得到面试的机会。

诗情画意

卧看窗外画

□张亚玲

我的窗外有画:青山横卧,高天流云,月亮泻光华。

周日午休醒来,躺在床上看窗外,第一眼看到的是大团白云拥在山顶。那云如棉花山,就像我儿时在生产队的大仓库里看到的一样。那时,我曾和小伙伴尝试着爬上去,可是,常常扒下来一团柔软的棉花,把我们盖在了地上,盖不住的是我们咯咯的笑声。

看那云从山后爬上来,悠悠地在山顶漫步。这些云还没散尽,紧跟着一头大象雄赳赳气昂昂地过来了。它翘着长鼻子,似乎在仰天长啸。它爬上山顶,尾巴变小了,身体变小了,最后变成了一条大白鱼,鱼嘴一张一翕,身旁的小云朵是它吐出的水泡吧?它游着游着,逐渐变胖,缥缈,消散。

山顶就像云的舞台,一丝一缕,一团一簇,形态各异的云登台表演。"众鸟高飞尽,孤云独去闲。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。"我看不厌的是锦屏山。

我家楼外千余米处是锦屏山。春天树树明艳,夏天满目葱茏,秋天金黄火红,冬天银装素裹,青山永在舞台在,云朵卷舒随意来。它们是一幅画,镶嵌在我的窗户里。

入画的还有月亮。正月十五夜,月亮又大又圆,月光盈满窗户,铺了一床,我躺在月光里,和她对视,在她的盈盈笑意中,进入梦乡。正月十六晚,天空深蓝。我半夜醒来,月亮正斜挂窗外,那亮光啊,柔和清凉,却有些刺眼,让我感觉月亮像个孩子,使出了浑身的劲儿,亮得放肆、狂野,好像要让这光有点温度似的。我看着月亮,惊喜地感受她的率性。

青山,白云,明月,"取之无禁,用之不竭,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",可是我终日奔波,常常忽略它们。生活本多彩,寻得一时闲,卧看窗外画,我心亦悠然。

记忆深处

钟声悠扬了乡愁

□张献芳

钟声,从远古穿越时空飘然而来,向着遥远的未来荡漾远去。它时而像九霄云外降下的霹雳,震撼我的心灵,让我心存敬畏;时而像铿锵的战鼓,催我奋进,让我感到时不我待;时而像春风和煦的问候,温暖着我的乡愁,让我备感亲切而舒坦。

我小的时候,生产队有口大钟。那是一个铁脚牛车的车轮,悬挂在一棵老皂角树的横枝上。不知经历了多少个春夏秋冬,皂角树显得老态龙钟,满面沧桑。皂角树有的枝已经干枯,但主干粗壮,新叶翠绿,配上圆形的车轮,在我的脑海中凝成了故乡一道永恒的风景。

这口铁轮大钟直径八九十厘米。当它从牛车上退休时,就被人们安排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。当它发出清脆的声音时,全生产队的人都会屏息凝听。队长在钟下扯着脖子发号施令,全生产队的青壮年劳力都会按照队长的吩咐,开始一天漫长的劳动。同时,这也是一口警钟。那年冬天半夜,张谦家失火,有人敲响这口钟,呼喊救火。睡梦中的人们被钟声惊醒,带着水盆、水桶赶去救火,及时扑灭了大火,保住了张家的大瓦房。

我对乡村钟声那种永难磨灭的记忆,还和我的两年初中生活有关。当时我的家庭条件窘迫,拿不出学费,校长张德祥特别关照我。为了使我能顺利读完初中,他让我给学校敲钟。学校给我买了一个闹钟、一个小铁锤,每月还发6元补助。这样,我的学费和学习用品就有了着落。听村里老人讲,学校的那口钟是1932年建校时,从村东头的玄帝庙搬来的。玄帝庙是明代建成的,钟也是明代的古钟,钟体上还有文字和花纹。这口古钟,高不足七十厘米,直径不足四十厘米,就挂在校长办公室门口的横梁上。这口钟清脆的声音,伴随我度过了初中生活。

当时的钟声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。"铛——铛——铛"是预备钟,提醒师生准备上课了。"铛——铛铛"重复三次,是告诉师生开始上课了。下课的钟声是"铛铛——铛",师生听到钟声就可以放松休息了。

无论刮风下雨,还是电闪雷鸣,我都会尽职尽责,分秒不差,让钟声响起,指挥全校200多名师生的作息。这段经历培养了我严格要求自己的习惯,也让我养成了守时尽责的个性。

今天,那棵皂角树还活着,那口铁轮大钟却不知去向,学校早已建成了新的教学楼,用上了电子铃,那口古钟也不知所终。

很久没有听到钟声了,本以为如今的钟声只存在于书本的寒山寺里,没想到前不久却在白马寺偶遇了钟声。

那天到洛阳办事,我夜宿白马寺附近。凌晨4点钟,一声声悠扬的钟声敲击着耳膜,洗涤着灵魂。

第二天,我在白马寺大佛殿东南角见到了这口引人注目、高约1.65米的大钟,上饰盘龙花纹,刻有"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"等字,并附诗一首:"钟声响彻梵王宫,下通地府震幽冥。西送金马天边去,急催东方玉兔升。"寺内工作人员告诉我们,相传此钟与当时洛阳城内东大街钟楼上的大钟遥相呼应,每天晨曦初露之时,寺僧焚香诵经,撞钟报时,两口钟音律一致,可以共鸣。民间流传着"东边撞钟西边响,西边撞钟东边鸣"的佳话。

白马寺的钟声,激越、清脆,再次唤起了我的乡村记忆。这钟声让故乡的模样,再次在我的脑海里变得清晰……